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二至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蕭準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彥範

蔡四

李華

商鄉人

盧涵

張不疑

凶器下

桓彥範

扶陽王桓彥範少放誕節不飾細行常與諸客遊俠飲於荒澤中日暮諸客罷散範與數人大醉遂卧澤中二更後忽有一物長丈餘大十圍手持矛戟瞋目大喚直來趨範等衆皆俯伏不動範有膽力乃奮起叫呼張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樹範手斷一枝持以擊之其聲策策如中虛物數下乃匍匐而走範逐之愈急因入古壙中洎明就視乃是一敗方相焉

出廣異記

蔡四

潁陽蔡四者文詞之士也天寶初家于陳留之浚儀吟詠之際每有一鬼來登其榻或問義或賞詩蔡君問何鬼神忽此降顧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來耳蔡初甚驚懼後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歡樂蔡氏故人有小奴見鬼試令觀之其奴戰慄問其形云有大鬼長丈餘餘小鬼數人在後蔡氏後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諸菓木其外候鬼至謂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與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辭謝主人

其後每言笑畢便入此居偃息以為常矣久之謂蔡氏曰我欲嫁女暫借君宅蔡氏不許曰老親在堂若染鬼氣必不安穩君宜別求宅也鬼云太夫人堂但閉之必當不入餘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後方還住而安穩無他事也後數日云設齋憑蔡為借食器及帳幕等蔡云初不識他人唯借已物因問欲於何處設齋云近在繁臺北世間月午即地下齋時問至時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適不可蔡氏以鬼舉家持千手千眼呪

家人清淨鬼即不來盛食葷血其鬼必至欲至其齋家人皆精心念誦着新淨衣乘月往繁臺遙見帳幕僧徒極盛家人並誦呪前逼之見鬼惶遽紛披知其懼人乃益前進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與徒侶十餘人北行蔡氏隨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沒記其所而還明與家人往視之是一廢墓中有明器數十當壙者最大額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積火焚之其鬼遂絕

出廣異記

李華

唐吏部員外李華幼時與流輩五六人在濟源山莊讀書半年後有一老人鬚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騎院牆坐以石擲華等當窻前後數月居者苦之鄰有秦別將善射知名華自往詣之具說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復來投石不已秦乃於隙中縱矢一發便中視之乃木明器

出廣異記

商鄉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鄉之郊初與一人同行數日忽謂人

曰我乃是鬼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戰鬥欲假一言以定禍亂將如之何云苟可成事無所憚會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墳鬼指墳言是己冢君於冢前大呼有敕斬金銀部落如是畢矣鬼言訖入塚中人便宣敕須臾聞斬決之聲有頃鬼從中出手持金銀人馬數枚頭悉斬落謂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報恩耳人至西京為長安捉事人所告縣官云此古器當是破冢得之人以實對縣白尹奏其事發使人隨開冢得金銀人馬斬頭落者數

百枚

出廣異記

盧涵

開成中有盧涵學究家於洛下有莊于萬安山之陰夏
麥既登時果又熟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栢
林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沈涵因憩馬
覩一雙鬟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塋青衣父兄
不在涵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盼睐明眸轉資
態度謂涵曰有少許家醞郎君能飲三兩杯否涵曰不

惡遂捧古銅罇而出與涵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謳送
盧生酒曰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
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涵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
其理酒盡青衣謂涵曰更與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燭挈
罇而入涵躡足窺之見懸大烏虵以刀刺虵之血滴于
樽中以變為酒涵大恐慄方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
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事須留郎君一宵且不得
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與我趨取遮郎君俄聞

栢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迴顧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沈重相去百餘步涵但疾加鞭又經一小栢林中有一巨物隱隱雪白處有人言云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當受禍涵聞之愈怖怯及莊門已三更扃戶闐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羣羊方咀草次更無人物涵棄馬潛跣于車箱之下窺見大漢徑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內遂以戟刺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于戟之巔只無聲耳良

久而去涵度其已遠方能起扣門莊客乃啓關驚涵之
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聲云三歲
小兒因昨宵寐而不蘇矣涵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
十餘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處空逃戶環
屋數間而已更無人物遂搜栢林中見一大明器婢子
高二尺許傍有烏虵一條已斃又東畔栢林中見一大
方相骨遂俱毀折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
白骨一具肢節筋綴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

遂投之于壑而已涵本有風疾因飲蛇酒而愈焉

出傳奇

張不疑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宏詞登科授祕書遊京假丐於諸侯迴以家遠無人患其孤寂寓居京國欲市青衣散耳目於閭里聞旬月內亦累有呈告者適憎貌未偶月餘牙人來去有新鬻僕者請閱焉不疑與期於翌日及所約時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稱前浙西胡司馬揖不疑就位與語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場幾及成事

曩以當家使於南海蒙攜引數年記於嶺中偶獲婢僕等三數十人自浙右已歷南荆貨鬻殆盡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語畢一青衣捧小盤各設於賓主位俄攜銀罇金盞醪醴芳新馨香撲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覺飲數杯餘命諸青衣六七人並列於庭曰唯所選耳不疑曰某以乏於僕使今唯有錢六萬願貢其價却望高明度六萬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價翔庫各有差等遂指一鵝髮重耳者曰春

條可以償耳不疑觀之則果是私目者矣即日操契付
金春條善書錄音旨清婉所有指使無不愜適又好學
月餘日潛為小詩往往自於戶牖間題詩云幽室鑠妖
艷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不疑深惜其
才貌明慧如此兩月餘不疑素有禮奉門徒尊師居旻
天觀相見因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絕多不疑莫知所
自尊師曰得毋新聘否不疑曰聘納則無市一子耳尊
師曰禍矣不疑恐遂問計焉尊師曰明旦告歸慎勿令

覺明早尊師至謂不疑曰喚怪物出來不疑召春條泣於屏幕間亟呼之終不出來尊師曰果怪物耳斥於室內閉之尊師焚香作法以水向東而嚙者三謂不疑曰可往觀之何如也不疑視之曰大抵是舊貌但短小尺寸間耳尊師曰未也復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門而噴者三謂不疑可更視之何如也不疑視之長尺餘小小許殭立不動不疑因更視之乃仆地撲然作聲視之一朽明器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蟬蛻然繫結仍舊不疑

大驚尊師曰此雖然腰腹間已合有異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頸間果有血浸潤於木矣遂焚之尊師曰向使血徧體則郎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鬱悒無已豈有與明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每念至惘然數日如有所失因得沈痼遂請告歸寧明年為江西辟至日使淮南中路疾罷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後一日尊夫人繼歿道士之言果驗

出傳奇

又

一說張不疑常與道士共辦往來道士將他適乃誠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膝下又不可進買婢僕之輩某去矣幸勉之不疑即啓母盧氏盧氏素奉道常日亦多在別所求靜因擇寺院以居不疑旦問省數月有牙僧言有崔氏孀婦甚貧有妓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釭有姿首最其所惜者今貧不得已將欲貨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即酬其價十五萬而獲焉寵侍無比金釭美言笑明利輕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

惑之無幾道士詣門及見不疑言色慘沮吁嘆不已不疑詰之道士曰嘻禍已成無奈何矣非獨於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驚惶起曰別後皆如師教尊長寓居佛寺某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禍且如之何哀祈備至道士曰家無計矣但為君辨明之因詰其別後有所進否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買一婢耳道士曰可見乎不疑即召之金釭不肯出不疑連促之終不出不疑自詰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釭大罵曰婢有過鞭撻

之可也不要驚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憂乎何
物道士預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乎不疑曰烏有此事唯
尊師命敢不聽從道士即以拄杖擊其頭沓然有聲如
擊木遂倒乃一明器女子也背書其名道士命掘之五
六尺得古墓柩傍有明器四五制作悉類所焚者一百
五十千在柩前儼然即不疑買婢之資復取之不疑恟
怳發疾累月而卒親盧氏旬日繼歿焉

出博異記又
出靈怪集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精怪六

火

賈耽

劉希昂

范璋

胡榮

楊稹

盧郁

劉威

土

馬希範

火

賈耽

唐相賈耽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耽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稟命自己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艷佚如倡人之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

搥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冤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
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
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色只遇二尼衣服容
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
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
日東市秦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

出芝
田錄

劉希昂

元和中內侍劉希昂將遇禍家人上厠忽聞厠中云即

來且從容家人驚報希昂希昂自往聽之又云即出來即出來昂曰何不出來遂有一小人可長尺餘一家持鎗跨馬而走出迅疾超不可及出門而無所見未幾而復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領過安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去觀之無所見唯有一火柴頭在厠門前家屬相謂曰恐及火災起覓術士鎮厭之當鎮厭日火從

厨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忤憲宗罪族誅

出博異志

范璋

寶歷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廳厨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扣門因拊掌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連却擊之變成火滿川而

滅

出酉陽

雜俎

胡榮

長慶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榮家有精物或隱或見
或作小兒為著女人紅裙擾亂於人或稱阿姑時復一
處火發所燒即少皆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燒河市營
戍廬舍殆盡歲中胡榮亦死

出祥異
集檢

楊稹

進士楊稹家于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照應
縣長借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色

姝麗姿華動人植常悅者皆所不及徐步於簾外歌曰
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鏤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
分明憶得開元中植曰歌者誰耶何清苦之若是紅裳
又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弔
孤影植拜迎於門既即席問植之姓氏植具告植祖父
母叔兄弟中外親族曾遊石甕寺者無不熟識植異之
曰得非鬼物乎對曰吾聞魂氣升於天形魄歸於地是
無質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對曰狐狸者接人矣

一中其媚禍必能及某世業功德實利生民某雖不淑
馬能苟媚而欲奉禍乎稭曰可聞姓氏乎某燧人氏之
苗裔也始祖有功烈於人乃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
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因食采於宋遠祖無忌以
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為白澤氏所執今樵童牧豎得
以知名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勝竺法蘭二羅漢奏請
某十四代祖令顯揚釋教遂封為長明公魏武季年滅
佛法誅道士而長明公幽死文成嗣位佛法重興復以

長明世子襲之至開元初玄宗治驪山起至華清宮作
朝元閣立長生殿以餘材因修此寺羣像既立遂設東
幢帝與妃子自湯殿宴罷微行佛廟禮陁伽竟妃子謂
帝曰當于飛之秋不當令東幢歸然無偶帝即日命立
西幢遂封某為西明夫人因賜琥珀膏潤於肌骨設珊
瑚帳固予形貌於是選生及蛾即不復彊暴矣稔曰歌
舞絲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蓋承先祖之明德稟炎
上之烈性故奸聲亂色不入於心某所能者大則鑠金

為五兵為鼎鼐鐘鏞小則化食為百品為炮燔烹炙動
即煨山嶽而燼原野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然則撫朱
絃咀玉管騁纖腰矜皓齒皆冶容之末事是不為也昨
聞足下有幽隱之志籍甚既久願一歛顏由斯而來非
敢自獻然宵清月朗喜覩良人桑中之譏亦不能恥儻
運與時會少承周旋必無累於盛德稔拜而納之自是
晨去而暮還唯霾晦則不復至常遇風雨有嬰兒送紅
裳詩其詞云煙滅石樓空悠悠永夜中虛心怯秋雨艷

質畏飄風向壁殘花碎侵階墜葉紅還如失羣鶴飲恨
在彫籠每侵星請歸稹追而止之答曰公違晨夕之養
就巖谷而居者得非求靜專習文乎奈何欲使採過之
人稱君違親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滌乎非但損公
之盛名亦當速其之生命耳處半年家童歸告稹乳母
母乃潛伏於佛榻俟明以觀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
澄一燈矣因撲滅後遂絕紅裳者

出纂
異記

盧郁

進士盧郁者河朔人徙家長安嘗北遊燕趙遂客於內黃郡守館郁於廨舍先是其舍無居人及郁至見一姥髮盡白身庫而肥被素衣來謂郁曰妾僑居於此且久矣故相候謁已而告去是夕郁獨居堂之前夜深寒有風雪其姥又至謂郁曰貴客獨處何以為歡耶命坐語謂姥曰妾姓石氏家于華陰郡後隨呂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貧幸貴客見哀於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顧郁問之曰姑何為不食姥曰妾甚饑然不食粟以故

壽而安郁好竒聞之甚喜且以為有道術者因問曰姑
既不食粟何飽其腹耶豈常餌仙藥乎姥曰妾家於華
陰先人好神仙廬於太華妾亦常隱於山中從道士學
長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絕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審
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問曰某早歲常遇至人教吸氣
之術自謂竒妙後以奔走否利從都國之貢晝趨而夜
息不意今夕遇姑語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豈神仙
之旨乎姥曰子不聞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

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則吞火固其宜也郁曰願
觀姑吞火可乎媵曰有何不可哉於是用手採爐中火
而吞之火且盡其色不動郁且驚且異遂起束帶再拜
謝曰鄙野之人未嘗聞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
異實平生所未聞者媵曰此小術爾何足貴哉言訖且
告去郁因降階送之既別郁遂歸於寢堂既寐有僕者
告郁曰西廡下有火發郁驚起而視之其西廡舍已焚
於是里中人俱至競以水沃之迨旦方絕及窮火發之

跡於廡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敗草積其上故延而至燒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謂姓石氏居于華山者也郁因質問呂御史有郡中老吏謂郁曰呂御史魏之從事也居此宅迄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自移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

出宣室異錄記

劉威

丁卯歲廬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

廬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棺材板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為廬州刺史火災乃止

出稽神錄

土

馬希範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來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

九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靈異

鼈靈

玉梁觀

湘穴

耒陽水

孫堅得葬地

聶友

八陣圖

海畔石龜

釣臺石

汾水女子

波斯王女

程顏

文水縣墜石

玄宗聖容

渝州蓮花

玉馬

華山道侶

鄭仁本表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廬山漁者

桂從義

金精山木鶴

賣餅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鼈靈

鼈靈於楚死屍乃汧流上至汶山下忽復更生乃見望
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壅江蜀民多遭洪水靈乃鑿

巫山開三峽口蜀江陸處後令鼈靈為刺史號曰西州
皇帝以功高禪位與靈號開明氏

出蜀記

玉梁觀

漢武帝時玉笥山民感山之靈異或愆旱災蝗祈之無
不應乃相謂曰可置一觀彰表靈跡既構殿闕中梁一
條邑民將選奇材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震雷風烈達曙
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條可以尺度嚴安其上光彩瑩目
因號為玉梁觀至魏武帝時遣使取之至其山門去觀

數里亭午之際雷電大震裂殿脊化為白龍擘煙霧而去沒觀之東山下晉永嘉中有戴氏不知其誰之子每好遊巖谷偶入郁木山下見兩座青石楮一條白玉梁於巖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捫摸其上見赤書五行皆天文雲篆試以手斧敲之聲如鐘又如隱雷之聲鱗甲張起戴氏驚異奔走告人再求尋之不知其所唐大歷初有無錫黃生因獵亦見後數數有人見之皆隱而不聞於人自玉梁飛去後其處莫能居之皆為猛獸毒蛇

所逼

出玉竒
山錄

湘穴

湘穴中有黑土歲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

雨立至

出干寶
搜神記

耒陽水

耒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共壅塞之則甘雨普降

若一鄉獨壅雨亦徧應隨方所祈信若符刻

出盛弘之
荊州記

孫堅得葬地

孫堅喪父行墓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為監丞鄰黨相送於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後將為長沙矣果起義兵於長

沙

出異苑

聶友

新淦聶友少時貧嘗獵見一白鹿射中後見箭著梓樹

八陣圖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
舒鵝形鶴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
之際瀕湧混濘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磴巨
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為堆者
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
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六七百年年年
淘灑推激迨今不動

出嘉
話錄

海畔石龜

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則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

出述異記

又

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碑尋失唯龜趺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出酉陽雜俎

釣臺石

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多運石者將船兵丁困

弊於役嗟嘆之聲聞於道路時運石者將船至江東岸
山下取石累構為釣臺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餘自山
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無傷損

出大業拾遺

汾州女子

隋末築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敗如此數四焉
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築城終無
合理家人莫信鄰里哂之此後築城敗如初童女曰吾
今日死死後甕盛吾埋於築處言訖而終如其言瘞之

瘞訖即板築城不復毀

出廣古今
五行記

波斯王女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
初築此城即壞歎曰吾今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
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鄰敵乎王曰吾是波
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
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
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

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城不復壞女遂化為海神
其海至今猶在堡下水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出酉陽雜俎

程顏

程顏稅居新昌里調選不集貧而復病有老嫗謂曰君
貧病吾能救之復能與君致妻言訖而去是夜三更果
有人云陳尚令持禮來顏莫測其由開闔乃送綾絹數
十束顏問陳尚何人也使者曰醫也乃附藥一九令帶
之能愈一切疾顏帶之果疾愈數日後夕有大旋風入

顏居須臾風定見擔輿三乘有一女三青衣從之問其故曰越州扶餘縣趙明經之女父母配事前扶餘尉程顏適為大風飄至此顏無所遣因納之既而以其事驗之信然而越州自有人與顏姓名同

出聞
奇錄

文水縣墜石

唐貞觀十八年十月文水縣天大雷震雲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莆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時有西域摩伽陀菩提寺長年師到西京頗持博識敕問之是龍食二龍

相爭故落下耳

出法苑珠林

玄宗聖容

玄宗皇帝御容夾紵作木在盤屋縣貞元中忽有僧如狂負之置於武功潛龍宮宮即神堯故第也今為佛宇御容唯衣絳紗衣幅巾而已寺僧云莊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東赴依瀍之歲額上皆有汗流學士張沆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無自天福之後其汗遂絕高

陵縣又有神堯先世莊田今亦為宮觀矣有栢樹焉相傳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即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迴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栢樹是也史傳不載而

故老言之

出玉堂閒話

渝州蓮華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皆長三尺許潤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觀二十年十月寺側泉內忽出紅蓮花面廣三尺遊旅往

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昔齊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
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亦此類也

見吳均齊

春秋

玉馬

沈傅師為宣武節度使堂前忽馬嘶其聲甚近求之不
得他日嘶聲極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其
間得一玉馬高三二寸長四五寸嘶則如壯馬之聲其
前致碎硃砂貯以金槽糞如菘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

以硃砂餵之

出聞
奇錄

華山道侶

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服
襪履甚新斷處如膝頭初無痕迹

出酉陽
雜俎

鄭仁本表弟

唐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
山捫蘿越澗境極幽曼忽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
間忽覺叢中鼯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衣甚潔白枕

一襍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
道無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
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
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多為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
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襍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
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無疾耳乃起與二
人指一歧徑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出酉陽
雜俎

楚州僧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
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濶四寸
赤如琥珀每面有六龜子朱霞燦耀中若可貯水狀僧
偶擊一角視之遂瀝血半月日方止

出西陽
雜俎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
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
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

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斫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

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之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七落焉

出錄異記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播遷漢中蜀先主建為禁軍都頭與其儕於僧院擲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駭之他日霸蜀因幸興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舊事此僧具以骰子為對先主大悅厚賜之

出北夢瑣言

廬山漁者

廬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漁釣者後唐長興中有
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迤邐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
冠積歲莓苔裹之意其木則太重意其石則太輕漁者
置之潭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為風日所剝落
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欬然而起就潭水
盥手蹟面衆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即語是漁者本處
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審問訖却入水中寂
無聲跡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

為建祠壇于潭上

出玉堂閒話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人入山伐薪常所行山路忽有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室室有金漆栢牀六張茭薦芒簾皆新金翠積疊其人坐牀上良久因揭簾下見一角柄小刀取內懷中而出扶起崩石塞之以物為記歸呼家人共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見

出稽神錄

金精山木鶴

虔州虔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張麗英飛昇
之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乘之鐵
鎖懸於巖下非榜道所及不知其所從其二鶴恒隨四
時而轉初不差忒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將陳師粲者能
卷簾為牛躍而出入嘗與隣里女子遇於巖下求娶焉
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目即可師粲即一發而中臂即
無力歸而病卧如夢非夢見二女道士繞牀而行每過
輒以手拂師粲之目數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鶴

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聚
之子孫亦為軍

出稽
神錄

賣餅王老

廣陵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
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户下王老怒持刀
逐之少年躍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
中路忽流血滿身吏呵問之不知所對拘之以還王老
之居鄰伍方案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罪

出稽
神錄

桃林禾

閩王審知初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
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
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
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於延羲立桃
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惟餘梗在田及明視之亦
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羲為左右所

殺王氏遂滅

出稽神錄

王延政

王延政為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
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爾夕復夢如前村人
曰旦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
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試掘之
得赤土如丹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塗牆壁煥然可愛人
聞者競以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
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出稽
神錄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巖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一女冠姿
色絕世閉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衆觀之不能測或為整
其冠髻即應手腐壞衆懼散去復尋之不能得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

史妯

范明友奴

陳焦

崔萑

柳萇

劉凱

石涵中人

杜錫家婢

漢宮人

李娥

河間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陳朗婢

干寶家婢

韋諷女奴

鄴中婦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東萊人女

史姁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理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

不相信作書取報以為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
江夏鄆賈和亦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

三千再宿還報

出搜神記

范明友奴

漢末人范明友家奴猶活明友是霍光女婿說光家事
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民間無止住處

竟不知所在

出博物志

陳焦

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

出五
行記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沙門達多發墓取
埽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明帝在華林園以為妖異
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
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於史書相
符此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

食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

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
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
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
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
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
柩棺勿以桑木為槨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
兵有一鬼稱是柩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柩棺桑木為槨
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柩木湧貴人疑賣棺者化涵故發

此言

出塔寺

柳萇

梁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萇卒子褒葬於九江三年因大雨塚壞移葬換棺見父棺中目開心有暖氣良久乃謂褒曰我生已一歲無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塚亦江神之所為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

出窮神
祕苑

劉凱

唐貞觀二年陳留縣尉劉全素家于宋州父凱曾任衛
縣令卒於官塋于郊三十餘年全素丁母憂護喪歸衛
將合塋既至啓發其尸儼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躍
舉扶將夕能言曰別久佳否全素泣而敘事乃曰勿言
吾盡知之速命東流水為湯既至沐浴易衣飲以糜粥
神氣屬乃曰吾在幽途蒙署為北郢主者三十年考治
幽滯以功業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
得泄於人全素遂呼為季父後半年之蜀不還不知所

終

出通
幽記

石函中人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人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中被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中多言此事蓋道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

出酉

陽雜
俎

杜錫家婢

此已下婦
人再生

漢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墓而婢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塚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

子

出搜神記

漢宮人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敘郭崩哭泣過禮遂死

出博物記

李娥

漢末武陵婦人李娥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半月
娥鄰舍有蔡仲聞娥富乃發塚求金以斧剖棺娥忽棺
中呼曰蔡仲護我頭仲驚便為縣吏所收當棄市娥兒
聞母活來迎出之太守召娥問狀娥對曰誤為司命所
召到時得遣出門外見內兄劉文伯驚相對泣娥曰我
誤為所召今復得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求一
伴我在此已十餘日已為家人所葬那得自歸也文伯

即遣門卒與戶曹相聞荅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還便可為伴兼敕黑過娥鄰舍令蔡仲發出於是文伯作書與兒娥遂與黑同歸太守聞之即赦蔡仲仍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如娥所述文伯所寄書與子子識其紙是父亡時所送箱中之書矣

出窮神
祕苑

河間女子

晉武帝時河間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而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行父母逼之而去尋病死

其夫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家欲哭之敘哀而不勝情遂發冢開棺女即蘇活因負還家將養平復後夫聞乃詣官爭之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

請還開棺者

出搜神記

徐玄方女

晉東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卧廡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

不幸早亡來出入四年為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埽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面出次頭形體俱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竒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日尚未至遂往廡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教馬子出已

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鷄一隻
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醎其喪前去廡十餘步祭訖掘棺
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氊帳中唯心下
微暖口有氣令婢四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
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朞之
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
日下禮聘為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和初為祕書
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

孫

出法苑珠林

蔡支妻

臨淄蔡支者為縣吏曾奉書謁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見如城郭遂入致書見一官儀衛甚嚴具如太守乃盛設酒餼畢付一書謂曰掾為我致此書與外孫也吏答曰明府外孫為誰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孫天帝也吏方驚乃知所至非人間耳掾出門乘馬所之有頃忽達天帝座太微宮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書訖帝命

坐賜酒食仍勞問之曰掾家屬幾人對父母妻皆已物
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經幾年矣支曰三年帝曰君
欲見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戶曹尚書勅司命輟
蔡支婦籍於生錄中遂命與支相隨而去歸家因發妻
塚視其形骸果有生驗須臾起坐語遂如舊

出列
異傳

陳朗婢

義熙四年琅邪人陳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歸行塚前
聞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為我報家其日

已暮旦方開土取之彊健如常

出五行記

干寶家婢

干寶字令升父瑩為丹陽丞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葬之遂生持婢於墓干寶兄弟尚幼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出五行記

韋諷女奴

唐韋諷家于汝潁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緝園林

親稼植小童薙草鋤地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若
新梳理之狀諷異之即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
色儼然如生更加鍬鍤連身臂全唯衣服隨手如紛其
形氣漸盛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
麗容初有過娘子多妬郎不在便生理於園中託以他
事亡去更無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
大闕廣殿賁勇甚嚴拜其王略問事故黑衣人具述端
倪某亦不敢訴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案積屋更

人或三或五檢尋甚闕某初一吏執案而問檢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巨蠹非理強殺其斷減娘子十一年祿以與某又經一判官案問亦見娘子判官尋別有故被罰去職某案便被寢絕九十餘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繫冥司積滯者皆決遣某方得處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數益以下賤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羽騎隨從方決幽滯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所詣形何不壞

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藥傅之遂不至壞
諷驚異之乃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許來其後潛道幽
冥中事無所不至諷亦洞曉之常曰修身累德天報以
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數年後失諷及婢所在親族於
其家得遺文紀在生之事時武德二年八月也

出通
幽記

鄴中婦人

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
姿容絕麗可年二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

氣息乃收還軍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
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命當更生而我無家屬可以
申訴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
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為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
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實公何以
得見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出神
異錄

李仲通婢

開元中李仲通者任鄆陵縣令婢死埋於鄆陵經三年

遷蜀郫縣宰家人掃地見髮出土中頻掃不去因以手
拔之郫陵婢隨手而出昏昏如醉家人問婢何以致此
乃曰適如睡覺仲通以為鬼乃以桃湯灌洗書符禦之
婢殊不懼喜笑如故乃閉於別室以餅哺之餐啖如常
經月餘出之驅使如舊便配與奴妻生一男二女更十
七年而卒

出驚
聽錄

崔生妻

元和間有崔生者前婚蕭氏育一兒卒後婚鄭氏蕭卒

十二年託夢於子曰吾已得却生於陽間為吾告汝母能發吾邱乎子雖夢不能言後三日又夢如此子終不能言鄭氏有賢德蕭乃下語於老家人云為吾報鄭夫人速出我更兩日即不及矣老家人叫曰娘子却活也夫人卜之曰無生象即罷來日家人又曰娘子却活也鄭夫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即開墳果活動矣昇歸鄭夫人以粥飲之氣通能言具說幽途知撫育賢德之恩又說初有一龜環遶其遺骸而去數日又來環遶將去

復來嚙其足指則知前卜無生象者龜止環遶而已後云有生象者是龜咬足指也蕭氏與鄭氏為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終

出芝田錄

東萊人女

東萊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見捕得還乃勅兩吏送之鬼送墓中雖活而無從出鬼亦患之乃問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誰最念汝女曰獨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來劫墓季父見汝活則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惻未嘗

有過豈能發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
去俄而季父與諸劫賊發意開棺女忽從棺中起季父
驚問之具以前白季父大加慙恨諸賊欲遂殺之而季
父號泣哀求得免負之而歸

出廣
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二

鄭會

王穆

邵進

李太尉軍士 五原將校 范令卿

湯氏子 士人甲 李簡

竹季貞 陸彥

鄭會

滎陽鄭會家在渭南少以力聞唐天寶末祿山作逆所
在賊盜蜂起人多羣聚州縣會恃其力尚在莊居親族
依之者甚衆會恒乘一馬四遠覘賊如是累月後忽五
日不還家人憂愁然以賊劫之故無敢尋者其家樹上
忽有靈語呼阿妳即會妻乳母也家人惶懼藏避又語
云阿妳不識會耶前者我往探賊便與賊遇衆寡不敵
遂為所殺我以命未合死頻訴於冥官今蒙見允已判
重生我屍在此莊北五里道旁溝中可持火來及衣服

往取家人如言於溝中得其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頭
北行百餘步桑樹根下者也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攀
之我不復來矣努力勿令參差言訖作鬼嘯而去家人
至舍依其攀湊畢通身人色及腰目數日乃能視恒以
米飲灌之百日如常

出廣
異記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為魯旻部將於南陽戰敗軍馬奔
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之甚衆及以劍自後

砮穉頸殪而墮地。筋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惋。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穉。穉之起。亦來止其前。穉扶得立。左膊髮解。頭墜懷中。衣後方蘇。繫髮正首。之後。穉心念馬卧。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穉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穉。東南行。穉兩手附兩頰。馬行四十里。穉麾下散卒十餘。

人羣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衆心惱懼遂載還旻軍軍城尋為賊所圍穆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以王事差攝南陽令尋奏葉令歲餘遷臨汝令秩滿攝棗陽令卒於官

出廣異記

邵進

唐大歷元年周智光為華州刺史劫剝行侶旋欲謀反遣吏邵進潛往京伺朝廷禦伐之意進歸告曰朝廷無

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給於已遽命斬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兒妻即以針紉頸俄頃復活以藥傅之然猶懼智光使人告光曰進本蒲人今欲歸葬光亦矜賻之既至蒲浹旬其瘡平愈乃改姓他遊後三十年崔顥為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顥召見訊其由進曰明公昔為周光智從事因敘其本末顥乃省悟與縑帛揖之而去

出獨異志

李太尉軍士

長安里巷說朱泚亂時李太尉軍中有一卒為亂兵所
刃身頸異處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但覺臚骨稱
哽咽喉彊於昔時而受刃處瘡甚行步無所苦扶持而
歸本家妻兒異之訊其事具說其所體與頸分之時全
不悟其害亦無心記憶家鄉忽為人驅入城門被引隨
兵死數千計至其東面有大局署見綠衣長吏凭几點
籍姓名而過次呼其人便云不合來乃呵責極切左右
逐出令還見冥司一人髡桑木如臂大其狀若浮漚釘

牽其人頭身斷處如令勘合則以桑木釘自腦釘入喉
俄而便覺再見日月不甚痛楚妻兒因是披頭髮而觀
則見隆高處一寸已上都非尋常皮裏桑木黃文存焉
人或謂之粉黛元和中溫會有宗人守清為邠鎮之權
將忽話此事守清便呼之前出乃云是其麾下甲馬士
耿皓今已七十餘膂力猶可支數夫會因是親覩其異

出定
命錄

五原將校

五原遣將拔往楊子請衣賜拔有所知能承顧問院官與之款曲顧見項上有一肉環圍遶瘢痕可懼院官與之熟因詰其所來具對昔歲巡邊其衆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虜騎掩襲衆數千悉是騎兵此五百短兵全軍陷歿積屍為京觀其身首已異矣至日入但魂魄覺有呵喝狀若官府一點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殺却胥者扣頭求哀官曰不却活君須還命胥曰活得遂許之良久而唱迴又更約束須速活却誤死者胥厲

聲唱喏某頭安在項上身在三尺厚葉上卧頭邊有半
碗稀粥一張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
中漸能食即又迷悶睡著眼開又見半碗粥匙亦在中
如此六七日能行策杖却投本處荏苒今日其癩痕是
也

出芝
田錄

范令卿 縊死復再生

隋文帝開皇二年汴州浚儀縣功曹范欽子令卿在家
與族人文志拔書競工拙令卿以手反擊文志鼻血出

不止因即殞文志父乃執令卿以繩懸縊於屋梁移時
氣絕文志父母恐令卿却活復用布重絞之死經三日
令卿却蘇文志長逝

出五行記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為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恒
以吳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
尉不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
加捶楚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後數日死令

家人亦擊其繫獄州斷刑令辜內死當決殺將入市無
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
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
乃蘇獄卒白官官云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
絕其夕三更復蘇卒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
舉州歎異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
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家收之及將歸第復活因葬
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為全椒令卒

出廣
異記

士人甲易形再生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
命司命更推按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
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
卒以脚痛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
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
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敕出將易之
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

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並閉目倏忽二人却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為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土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脚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遇便攀援啼哭為此每出入時恒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悞

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

出幽
明錄

李簡

唐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里村百姓李簡癩病卒瘞後
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
相去十餘舍亦因病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
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遂徑往南李村
入亮家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二人著黃齋帖見追
行數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

留居數日所勘責事委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
追李簡可即放還有一吏曰李身壞別令託生一時憶
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
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張弘義身
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却出
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
不復認亮問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
竹作因息入房索刀具破篋盛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

竟不返汝陽時段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齊嬰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出西陽雜俎

竹季貞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罵而逐之和

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啟請案據得以名聞冥官願為再生者既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壞久矣如何案據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屍與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

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乞陳蔡
汝鄭間緡帛隨以修佛像施貧餓者不一還家至今尚存

出宣

室志

陸彥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歸左右
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洲人李談新來其人合死王曰
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
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

乃信之

出朝野
僉載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三

趙泰

袁廓

曹宗之

孫迴璞

李彊友

常廣濟

郟惠連

趙泰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邱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

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聖典有譽鄉里當晚乃仕終中散大夫奉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于地心煖不冷屈申隨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脛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萃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室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

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
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里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
次呼名問生時作何孽罪行何福善諦汝等以實言也
此恒遣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
虛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他
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吏將二千餘人運
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兵
馬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

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仗從後
催促鐵床銅柱燒之洞然驅道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
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
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
鑊相抱悲泣或劔樹高廣不知限極根莖枝葉皆劔為
之人衆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體割截尺寸離
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泰出獄門見有
二人齎文書來說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於塔寺中懸

幡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發見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倚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

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
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而去之此舍復見一城方二
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
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房舍正中
有瓦屋高壯欄檻采飾有數百局吏對技文書云殺生
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姪
逸者作鶴鶩鷹麋兩舌作鴟梟鷓鴣捍債者為騾驢牛
馬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誰者子以何罪

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公府
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故相使為
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
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
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
法之後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檢年
紀尚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
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

可不慎乎時親表內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觀精進士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會欵曲尋問莫不瞿然皆即奉法

出冥祥記

袁廓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少日

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衾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闈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與廓溫涼畢命坐設酒炙菓粽菹者等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主簿不幸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窮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辭耳此間榮祿服御乃勝君世中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

所期也。廊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齟齬僕，一旦供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廊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勾點之。既而廊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廊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門。蓋囹圄也。將廊入中敘，趣一隅有諸屋宇，駢闐相接。次有一屋弊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疾，呼廓驚問。誰羊

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
應雖無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受此罰亡來痛楚殆
無暫休今特小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
所益徒為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
亦在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
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
手遣廓曰汝既蒙罷可速歸去不須遲也廓跪辭而歸

至家即活

出法苑
珠林

曹宗之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寢不寤旦亡晡時氣息還通自說所見一人單衣憤執手板稱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喚宗之隨去殿前中庭有輕雲去地數丈流蔭徘徊帷幌之間有紫煙飄飄風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階下今入白之須臾傳令謝曹君君事能可稱久懷欽遲今欲相屈為府佐君今年幾嘗經鹵簿官未宗之答才幹素弱仰慙聖恩今年三十一未嘗

經鹵簿官又報曰君年算雖少然先有福業應受顯要
當經鹵簿官乃辭身可且歸家後當更議也尋見向使
者送出門恍惚而醒宗之後任廣州年四十七明年職

解遂還州病亡

出述
異記

孫迴璞

唐殿中侍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貞觀十三年從車駕幸
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徵鄰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一人呼
孫侍醫者璞謂是魏徵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

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
晝日光明璞怪而不敢言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
七里至苜蓿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
人曰汝等錯追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
而還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
之不應越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
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光明壁角中有蜘蛛
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藥物無不分明

惟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
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身已卧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
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
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敕驛馳
往齊州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
問曰君是孫迴璞曰是君何問為答我是鬼耳魏太師
追君為記室因出書示璞璞視之則魏徵署也璞驚曰
鄭公不死何為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

太監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請曰我奉
敕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
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閩鄉鬼辭曰吾
今先行度關待君次日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
同行到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
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訪徵已薨校其薨日則孝
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
造像寫經可六七月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

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
放去即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

出真
祥記

李彊友

李彊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彊友天寶末為剡縣丞上官
數日有素所識屠者詣門再拜問其故答曰因得病暴
死至地下被所由領過太山見大郎作主簿因往陳訴
未合死至蒙放得還故來拜謝大郎者彊友也彊友聞
惆悵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亦復何憂因問職事何如

屠者云太山有兩主簿於人間如判官也儻從甚盛鬼神之事多經其所後數日彊友親人死得活復去被收至太山太山有兩主簿一姓李即彊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論列年尚未盡忽聞府君召王主簿去頃便迴云官家設齋須漆器萬口謂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即當放此人來詣彊友云彼著漆器實無手力彊友為囑王候久之未決又聞府君喚李主簿走去却迴謂親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

轉令與覓漆器此事已急無可致辭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將手力來取揀閱之聲家人悉聞事畢彊友領過府君因爾得放既愈又為彊友說之彊友於官嚴毅典吏甚懼衙後多在門外忽傳贊府出莫不罄折有竊視見彊友著帽從百餘人不可復識皆怪訝之如是十餘日而彊友卒

出廣
異記

韋廣濟

韋廣濟上元中暴死自言初使持帖云閻羅王追已為

判官已至門下而未見王須臾衢州刺史韋黃裳復至
廣濟拜候黃裳與廣濟為從兄弟問汝何由而來答云
奉王帖追為判官裳笑曰我已為之汝當得去命坐久
之命所司辦食頃之食至盤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謂濟
曰此鬼道中食弟既欲還不宜復喫因令向前人送廣
濟還及蘇說其事而黃裳猶無恙後數日而暴卒其年
呂延為浙東節度有術士謂曰地下所由云王追公為
判官速作功德或當得免延之惶懼大造經像數十日

術者曰公已得免矣今王取韋衢州其牒已行延之使人至信安遽報消息後十日黃裳竟亡也

出廣異記

郤惠連

大歷中山陽人郤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為河朔官遂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既免喪表授漳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繡衣佩刀趨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為司命主者以冊立閻波羅王即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

上帝命也。軸用瓊鈿標，以紋錦。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趨入，贊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器，趨入羅為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為使之吏，敢以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岳衛兵主將復有百餘人，趨入羅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厨膳，吏近數百人，皆趨而至。」

有頃相者曰諸岳衛兵及禮器樂懸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閱之惠連曰諸岳衛兵安在對曰自有所有所耳惠連即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金玉其導引控御從輩皆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騎引惠連東北而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士萬餘或騎或步盡介金執戈列於路槍掣旗旆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帟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既升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十

輩各齋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盡致於榻上以黃紋帊蔽之其榻繞四墉又有王冊用紫金填字似篆籀書盤屈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之冊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冊為閻波羅王禮甚鉅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為司命主者統冊立使其幸列賓掾故得侍

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
標冠岳瀆總幽冥之務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
連思曰吾行冊禮於幽冥豈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
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
色得非以妻子為念乎惠連曰然府掾曰冊命之禮用
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至崇幸不以幽顯
為恨言訖遂起惠連即命駕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據
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歎且久自度上帝命

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為理命又白於縣令令曹某不信惠連遂湯沐具紳冕卧於榻是夕縣吏數輩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數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果有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七